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四年

第一四六七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67)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3)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六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K.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467)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3)。

3.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约旦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3)

中东局势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114)

1. 主席：按照今天上午会议的决定，现在，在

安理会同意下，我建议邀请约旦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我也想通知安全理事会的各位代表，沙特阿拉伯的代表曾提出一项请求(S/9116)，要参加安理会这一议程各个项目的讨论。因此，我在安理会的同意下，遵守安理会的常例并按照安理会议事规则，建议邀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法拉先生(约旦)、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安全理事会将继续考虑议程上的各个项目。

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现在再一次考虑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行动问题。

5. 杰出的约旦代表法拉大使向我们详细而确实地叙述了以色列最近对他的国家的袭击。萨勒特地区的约旦村庄、休息所和其他平民目标遭到了汽油弹、重磅炸弹和火箭的野蛮轰击。许多和平居民，主要是儿童、学龄儿童和老年妇女遭到杀害或受伤。

6. 以色列军国主义者的新罪行——这是以色列对安全理事会停火决议的最近几次罪恶昭彰的违犯——决不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它们是在以色列官方当局的决定下执行的预谋的、有计划的侵略行为。它们是以色列前届政府一贯有意奉行，而且现在显然是以色列新领导人所继续奉行的对邻近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的方针的表现。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对建立中东的和平与安宁，以及对那个地区的政治解决，构成主要障碍。

7. 以色列以它的行动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它的政策是侵略的政策。以色列统治集团继续在中东实现它们的目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为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在互相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和平，而是使用武力。

8. 人们应该想起，不久以前〔第一四六二次会议〕安全理事会曾一致谴责以色列的一次侵略行为，即对贝鲁特机场进行海盗式的袭击，并警告以色列，如果这种军事行为重演的话，安理会将采取适当的进一步措施。

9. 随后的一些事件表明，以色列当局甚至连安全理事会的这一严重警告也决定置之不理。它们正在继续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实行新的罪恶的袭击。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已经得到阿拉伯各国驻联合国使团就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详细报告。

10. 安理会得知二月二十四日以色列空军侵入叙利亚领空，并且轰炸了大马士革附近人口集中的地方，结果使平民遭受大量死伤。

11. 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获悉，以色列的飞机和装甲运兵车，在死海以南的一个地区，袭击了约旦军队和一些平民目标。人们从安全理事会的文件中知道，以色列的武装部队正有组织地在苏伊士运河地带发动军事挑衅。

12. 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9083和S/9085〕¹散发的约旦代表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的信中所报告的以色列对约旦的侵略行为，特别是最近三月二十六日的袭击，是以色列一连串不间断袭击的新环节。这一连串袭击是要加剧中东已经尖锐而危险的军事紧张状态，并利用它作为借口，来死死抓住以色列军队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巩固以色列在那里的地位。

13. 以色列政府在犯下这些侵略罪行时，提出“积极防御”这个概念来进行辩解。听听以色列代表是怎么讲吧；当以色列武装部队破坏约旦的村庄，杀害

妇女和儿童，在平民中间散播恐怖和死亡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采取防御措施而已。

14. 以色列先是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展开一场侵略战争并占领它们的领土；然后，当人民的愤怒和愤慨的浪潮在这些领土中产生和扩大，一个反对外国占领者和压迫者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时，以色列仍坚持对受它侵略之害的国家的领土发动新的军事袭击。如果说这些就是防御措施的话，那么什么事情才能称为国际强盗行为呢？不过，以色列和它的领导人必须记住，由于在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造成死亡和破坏，以色列是不能指望长此下去而免受惩罚的。

15. 特科阿先生，不要唤起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抵抗战士们的神圣回忆吧。不要试图在引证自保和自卫的最高法则背后掩盖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不断侵略的行为了。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想象一下你自己是处在一个遭受外国侵略者军事恐怖的阿拉伯国家和平居民的地位，再把自保和自卫的最高法则应用到你自己身上吧。

16. 那时你就不难体会，在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希特勒入侵者的抵抗和斗争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入侵者的抵抗和斗争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自保和自卫的最高法则对这两种情况都是适用的。在当时的欧洲和今天的中东，我们都对外国入侵者和侵略者进行抵抗和斗争。

17. 当你在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求助于自保和自卫的最高法则时，你就不敢——你也不能——合乎逻辑地否认那些暂时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阿拉伯人有应用那同一个法则的权利。

18. 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军事威胁和讹诈的目光短浅的特拉维夫政客们，现在应该认识到，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占领者的斗争，不仅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观点说来是公正的和有理的，也是难以避免的和不可抗拒的。它不是用威胁或镇压所能阻止的。以色列军队在被强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呆得愈久，阿拉伯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斗争就将发展得愈猛烈、愈广泛，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对这种神圣斗争的支持和同情也就愈大。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19. 以色列的代表们，特别是外交部长埃班先生，在关于对阿拉伯国家的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问题上，还提出另一个概念。他们在报纸上，在记者招待会上，并在正式发言中宣布，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细小事件，总的说来中东还是和平与宁静的，对和平事业并无特殊的威胁。

20. 我想请问，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类的语言。杀害儿童——这是宁静吗？炸毁家园和杀害和平居民——这是安全吗？从飞机上用火箭和汽油弹轰击约旦的村庄，这种事难道可以描述为中东的和平与宁静吗？

21. 对以色列官方代表们的这些说法，除了把它们看作是伪善的和谎言外，是很难有别的看法的。这些语言是对任何老实人的良心的挑战。硬说中东局势平静，这后面的推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那里有安宁的话，那就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了；也不需要排忧解难了；什么事情都可以照现在这个样子让它去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让以色列“同化”被强占的阿拉伯领土，对于以色列军队所加于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的杀戮、破坏等一切罪行，我们都可以闭起眼睛不管了。

22. 可是以色列代表们的哄人语言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正如侵略不能冒充防御，杀害儿童、妇女和破坏和平村庄不能表述为和平的行为一样，对所谓中东安定形势的谈论也掩盖不了那里确实存在的危险局面。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正在对中东的和平造成新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威胁所留下的一切后果。

23. 以色列对约旦的最新侵略行为具有特别危险的性质，因为这些侵略行为发生的时间，如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代表所知，正是人们在国际这一级进行新的积极努力，要根据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设法解决中东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些重要谈判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而对于这些谈判，一切真诚地愿意看到国际和平有所加强的人是希望它们会产生积极的结果的。

24. 如果恰好在这些情况下，以色列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犯了一个接一个的侵略罪行，那么，这首先

对以色列本身来说，确实是危险的，也是充满着严重后果的。以色列的行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以色列政府想要破坏旨在恢复中东和平的国际努力，并危及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成功。

25. 然而这是不能容许的。住在这一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对持久和平和宁静生活的期望，是和中东的政治解决紧密相联的。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把他们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希望以及对国际关系朝着加强和平与世界安全的方向全面发展的希望同这样一个任务结合在一起的。

26. 以色列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再次讲到以色列的和平愿望。但这些都是空话。它们不能令人信服。真正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如果当许多国家、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代表等正在进行认真的努力，要通过实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各项条款来达成政治解决时，以色列却在干着瓦解这一解决的工作，并坚持它的拒绝履行那个决议的政策，那么，以色列政府的那些要求和平的声明还有什么价值呢？

27. 在这些希望和平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项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延中东的解决以及并吞被强占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但现在该是以色列政客们认识到这不但是一项不现实的政策而且是一种幻梦、一种空想的时候了。

28. 以色列此刻的行动，加重了它作为一个侵略者的罪过，也加重了它破坏中东和平事业和蓄意阻挠政治解决的责任。在全世界憎恨战争、咒骂战争贩子和希望和平的人民中间，这个政策不能不激起愤怒和谴责。

29. 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加重了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宪章下维护中东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在世界那个地区达成政治解决的责任。

30. 这里所讲的一切事情，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安全理事会必须迅速地、明白地和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对约旦的新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无保留地遵守安理会早先作出的停火决

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它旨在使和平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归于瓦解的行动。安理会应当警告以色列的领导人，如果他们企图按这种方式行事，以致瓦解目前正在进行的在中东达成政治解决的努力，那么，他们就要为此而对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完全的责任。

31. 苏联完全准备支持一项由安全理事会这样制订的决议。

32. 卡特里先生(尼泊尔):我们听了今天早上约旦代表和以色列代表的发言，确实深深感到遗憾。我们之所以遗憾，是由于大规模的暴行再一次在中东爆发。安全理事会的反复警告，被抛在一边，无人理睬，无辜平民的生命受到损失，财产遭受毁坏，停火已被违犯。

33. 这个新的暴行，发生在我们以为已发现一些积极迹象，我们希望，这些迹象表明事情正在缓慢地但却稳步地前进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所有那些迹象都是良好的朕兆，预示着事情将返回到公正和谅解的气氛中去，并最后解决中东的动乱局势。

34. 首先，我们高兴的是，经过在联合国总部的仔细的磋商和准备之后，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博士终于得以回到那个地区积极从事他为和平而作的努力。

35. 其次，我们也正以期待和希望的心情等待着据说正在由约旦国王侯赛因陛下执行的预定使命。

36.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为四大国会谈所作的准备，据信已接近完成，我们对这些会谈寄予很大的信心和希望。

37. 现在，所有那些有希望的迹象——那些为了根本解决问题而需要花费许多时间与精力的周密准备工作和良好基础——肯定会由于这种不合时宜的、预谋的和轻率的暴行而受到损害。此外，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完全不符合自卫的要求的。

38. 我们觉得这种事态是令人惋惜的。我们同情死者和他们的亲属；我们为财产的损失感到可惜；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一切暴行，一切违犯停火的事件，一切依靠使用武力的做法，一切想要对达成我们的目标

的进展加以阻碍的企图，都感到遗憾，并加以谴责。我认为，在中东问题上，我们事先都知道目标是什么。看来我们不象是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安全理事会在它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中已经很清楚地、很客观地宣布了合理而公正地解决中东局势的格局和形式。

39. 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寻求新的方案，而在于履行安全理事会一致同意制定的现在这个方案。

40. 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爆发以来一再申述的国王陛下政府的观点，在十一月决议通过以前就已提出。那些观点是在一种对和平和正义的强烈愿望推动下提出来的。因此，我们的观点才自然地符合那个决议所有实质部分的各项条款。

41. 国王陛下政府一贯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中东的持久和平只有通过直接有关各方的谈判解决或在联合国机构内谈判解决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解决办法包括，第一，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撤退武装部队；第二，结束一切要求权或交战状态，承认并尊重这个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它们和平地生存在安全的和公认的疆界内的权利。我们设想这种解决办法会进一步保证这个地区内所有国家的航海权，也设想它会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

42. 根据这个立场，国王陛下的政府完全支持十一月决议和雅林特使，也完全支持最近四大国为了在那个决议的范围内促进一项公正的和可以接受的解决所提出的倡议。

43. 因此，那些大国之间已经开始的初步协商，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不错，那些大国应当开始协商。根据联合国宪章，就有关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问题提出公平合理的倡议，这是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四大国的义务。

44. 我还想声明，国王陛下的政府不原谅任何一方的任何使形势恶化的企图，这种企图会给持久和平的建立制造困难。正如尼泊尔外交大臣最近所讲的，越过边界在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内进行的突击队活动，以及报复与反报复，这些，为该地区的和平打算，都是不能赞同的。虽然我们了解，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

继续占领，确实是激起愤怒的原因，但我们也感到，这一类活动无助于局势的改善。

45.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过度的虚张声势以及对短期的军事上、政治上利益的关心，从真正的政治家风度来说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呼吁双方的领导人从暴行、恐怖主义和报复的罪恶循环摆脱出来而显示出政治家的风度。他们通过控制那个循环和帮助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决议，无疑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样做，他们就会共同宣告中东历史上一个新的、辉煌的时代的来临。

46. 作为一个远方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尼泊尔珍惜它同中东各国人民——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友谊。我们希望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在于友谊、了解和亲善。在三个重大的战斗回合和无数次武装冲突之后，现在该是他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他们的国土是由于人类许多导师和救主的生命和教导而成为圣洁的地方的。

47. 约斯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中东不断发生暴行的悲惨结果，我们再一次召开本安理会的会议。我们已经听到关于死亡和破坏的可怕描述以及就这一切的起因而对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控诉。

48. 我们得知，昨天以色列的空军飞机在萨勒特城以南地区所进行的空袭，造成了十八人死亡和另外二十五人受伤——除两个当地的警察外都是非武装的平民。我们对这种死伤和这场惨剧中人们所受的苦难深感遗憾。面对着这一事件，我国政府希望象已往经常做的一样，再次表明，它坚决反对这类性质的袭击。我们再一次敦促以色列政府最终避免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动以及对本安理会停火决议的其他一切违犯。这次事件的发生，是对停火的一次严重违犯，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遗憾。

49. 但是我们都深知，这次袭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必须从中东继续缺乏和平的全局中去看它。我们也知道其他同样严重的事件。这种严酷、残忍、悲惨的现实是对停火的违犯，不论来自哪个方面，又激起报复性的违反停火事件。因此，在谴责昨天的袭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谴责从另一方已经发生的其他严重的违犯事件。这笔帐又冗长又可悲。联合

国停火监督组织在最近几周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报告，特别是关于苏伊士运河上过分频繁的隔岸交火，表明这整个地区的和平继续处于脆弱状态。这些也是对停火决议的严重违犯，是令人深为遗憾的，也是应当同样加以抛弃的。还有其他的事件：在市场里放炸弹，袭击民用飞机，一所大学的自助食堂内发生爆炸。阿拉伯的一些敢死队组织骄傲地宣布它们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我国政府同样地为这些行动感到遗憾，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对此不能完全逃脱责任。这种暴行必须制止，一切违犯停火的事件必须结束。

50.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型式是太清楚了，而且当然也不是新鲜的。当一方的暴行增加时，另一方就以更大的或者更频繁的暴行来回答。如果卷进去的只是军事人员或自行武装求战的其他人员，这就够悲惨的了。可是，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我们所目睹的这种暴行型式发展起来时，我们也不能指望它是另一个样子。无辜的平民不可避免地遭难。那些自称是代表他们行事、是在保护他们的人，竟一变而成为他们致死和受伤的间接工具。学龄儿童、每天去市场去的妇女、闲适的郊游者——这些就是遭难最重的人。

51. 尽管这个地域上有阴暗的局面，有希望的进展仍然存在，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正在这个地区积极地同各方磋商。我们得知他已经向有关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问题，这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非常希望，对他的问题的回答会是积极的；我们也非常希望，他按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所进行的努力将由此得到新的动力。

52. 此外，安全理事会某些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协商已经在方式、方法问题上准备就绪，雅林大使的努力可以由此得到最好的帮助。在不久的将来，现在举行的双边交谈可能会发展成为四大国的协商，以支持雅林大使的努力。

53. 在另一方面，引起召开今天这次会议并在最近几周内非常频繁发生的这类事件，大大地阻碍了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所提出的基本目标的完成。除了同雅林大使合作外，迫切需要的就是各方认

真按停火安排行事。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设法使所有违反停火事件得以防止，他们也必须进行合作，以巩固种种监督停火的安排。

54. 我们再一次呼吁一切有关的政府停止这种无意义的草菅人命行为，认真遵守停火，并诚恳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寻求中东的正义与持久和平。美国决心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

55. **主席：**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发言。

56.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谢谢你，允许我就安理会所熟知的这个展开了的项目发言。我确实必须感谢我的好友美国代表约斯特大使，因为他坚持这两封信必须在“中东局势”这个标题下出现。

57. 安理会各位理事国代表可能想起一九六八年三月间我的多次发言中之一，当时我一再申述（第一四〇六次会议），不管在中东——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巴勒斯坦——发生什么事件，那都不过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事件中的一些环节而已，这些事件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性的冲突。一九六八年三月以来，报道的和没有报道的事件的数字是很多很多的。我不必把它们编成目录；它们都以记录本身或以争议各方所递交的信件的形式载入联合国记录。

58. 看来我所讲的有重复，因为本安理会的工作正在变成单纯的空洞议论。曾经有过十三或十四次——我记不清这个数字——对以色列的谴责；同时说句公道话，对于同以色列交战的阿拉伯国家也多少有些批评。但是迄今未曾发生过，而且我敢说将来也永远不会发生什么有助于公正和平的事情，因为那幢大建筑物，那座大厦，那个称为以色列的国家，是在违背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宪章的最高原则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正如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得知，任何建筑在沙上的房子都是要动摇和倒塌的。要是有什么房子倒塌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感到高兴的。要是有什么人，不管是犹太人或异教徒遭到苦难和被人杀害的话，我们，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感到满意的。可是，整个问题是从不公正产生出来的。联合国宪章谈到公正的和平。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第一章第一条第一段讲的是“……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这个

还需要我来重复吗？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第一章第一条第二段讲的是：“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这个还需要我来重复吗？

59. 一九四五年我们在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宪章，我的国家同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家一起，在宪章上签了字。我们当中那些和国际联盟同时代的人都知道，国际联盟是为什么垮掉的：因为它既是逐字逐句地说遵守正义与和平，它又同样地不尊重国际联盟盟约。三十年代某些强国蔑视国际联盟盟约，于是国际联盟就崩溃了。它的崩溃确实是不得了的，因为它把我们带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联合国宪章通过后的两年，不是别人，正是主要强国中的一位总统，他通过压力，得到三票赞成巴勒斯坦分治。我不想提到一些国家的名字，它们的外交部长告诉过我，人们是施加什么压力来逼他们投票赞成巴勒斯坦分治的。有人曾威胁，如果他们不投票赞成巴勒斯坦分治，他们就得不到援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人人都是需要援助的。仅仅是两三票的事情，就造成了巴勒斯坦分治的悲惨现实；二十二年后我们仍面临着这个现实。

60.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今天要发言？我要讲的一切事或许多事，不仅是我，而且以前发过言的那些人，可能都已经提到过了。一九二〇年以来，我的生活是同这个问题分不开的，但是象我自己这样一个人，由于在这件事上的经历，是无人来咨询的。人们指望由距离有关地区数千英里的世界各地人民来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并为此决定以色列的命运。不管怎样，我要求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理由是一点也不新奇的：那就是，要纠正特科阿先生的歪曲，并追溯问题的起源，这样，不仅是安理会的各位理事国代表，而且凡是读到安理会记录的人，都可能对形势有一种比较清楚的看法；这样，也许有一种倾向可能在世界舆论中显现出来，并且产生一种势头，以触动全世界负有责任的人的良心。

61. 特科阿先生是很擅长于以色列方面的逻辑论证的。他求助于修辞学。他谈到他的民族或者明确地说那个犹太民族为收复他们的家园而度过的二十个

世纪。犹太人必须战斗二十个世纪。他不讲“一些犹太民族”。他说“这个犹太民族”必须战斗以收复他们的家园。

62. 犹太民族是些什么人？有没有一个犹太民族？我一次又一次地问：有没有一个基督教的民族？有没有一个伊斯兰教的民族？或者是不是存在着多个民族呢？关于犹太民族是些什么人——确切地说，我是指那些来自东欧和中欧，举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火炬，并在那个火炬下通过各种暴行来炸开占领巴勒斯坦圣地的道路的人——我要引证一些犹太作家和学者的话。

63. 如果你翻到犹太百科全书第四卷第1至5页，你就会发现，从人种学上来说，那些举着犹太复国主义火炬的犹太人都不是闪族人，正如你或我，主席先生，都不是中国人一样。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中国人。我就来引述犹太百科全书的话吧：

“六世纪下半期，哈萨尔人向西移动。在瓦兰吉亚人于公元八五五年建立俄罗斯公国以前很久的时候，哈萨尔王国就在南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当时哈萨尔王国正处于它的全盛时代，并在不断地进行战争……。

“在八世纪末，卡萨人的哈汗，”——意即国王——“和他的大公们同他的很多无信仰的人民一起皈依了犹太教。

“在七世纪到十世纪这个期间内，在哈萨尔人的整个版图中，相信犹太教的居民肯定是很多的……大约在九世纪，似乎所有的哈萨尔人都是信奉犹太教的人，他们在这以前不久，才改信犹太教。布兰的继承人之一，名奥巴代亚的，革新了王国并巩固了犹太教。他邀请犹太学者们到他的领地内定居，并建立犹太教会堂和学校。他们以圣经，即米希那和泰尔莫德，以及‘犹太会堂执事的礼拜式’来教育人民。

“哈萨尔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希伯来文字。哈萨尔语占优势。奥巴代亚由他的儿子继承……。”

但是在这里我还必须添上犹太百科全书里的下面这段话：

“……继尼西的是他的儿子，艾伦二世。”——我这里谈的是那些哈萨尔国王——“约瑟夫国王本人是艾伦的一个儿子，他按照哈萨尔人的继承法登上了王位。”

64. 因为有人对阿拉伯人横加诽谤，我才在这里引证犹太百科全书以说明是否有纯粹的民族，即血统纯粹的民族这种东西，这个概念已经被人类学者和人种学家所驳斥了：

“这位国王有二十五个妻子，都是王室血统，另外还有六十个姬妾”——我不知道她们的出身——“都是著名的美人”。他肯定是有眼光的。“她们每人分别居住在一个帐篷里，并由一个宦官监视着。”（看来这就是哈萨尔王国灭亡的开始。）

65. 当他们被驱散时，有些就去往匈牙利，主席先生，这就是你的国家。这是犹太百科全书里说的。但绝大部分人留在他们本国。

66. 不是别人，正是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和教授格拉茨证实了我所讲的东西——我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否会攻击他，因为他指出，不是只有一个民族。那些来自东欧中欧的犹太人，与闪族毫无关系；他们不是闪族人。现在我引证伟大的犹太教授 H. 格拉茨的话：

“哈萨尔人表明他们信仰一种与纵欲和粗野相结合的鄙俗的宗教。在奥巴代亚之后，就是一长串犹太沙汗”——意即国王——“因为按照国家的根本法，只有犹太统治者才得登上王位。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强大的王国改信犹太教。当最后一种含有这个意思的模糊的传说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还以为哈萨尔王国被以前那十个部落的残余所占据了。”

67. 特科阿先生谈到“我的民族”，“我的闪族人民”以及“反闪族”的人民。有多个民族的犹太人，正如有一种由多民族组成的美国人一样，但美国人还是美国人。我的中国同事知道，当忽必烈汗占领

中国时，他和他的王朝就变成中国的。他们是蒙古人，但中国人都以忽必烈汗自豪。

68. 人们不能讲有一种中国血统。我不能说甚至有一种阿拉伯血统，因为我们都是混血的。阿拉伯化的人有许多已经接受了阿拉伯主义，正如有许多信奉了伊斯兰教，还有其他人信奉了犹太教一样。这里我提到“犹太教”这个字，并且为了使特科阿先生得益，必须引用另一伟大的犹太学者的一段话——特科阿先生一定熟悉这个人，除非他过于世俗化而未能探究犹太教的起源。从照片上看这个人 and 大多数真正的学者那样，真象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写的书是耶和華教和其他传道文集。这就是已故的犹太教师阿道夫·摩西写的。那本书有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以色列阿达斯圣会的犹太教师、神学博士 H.G. 埃内洛写的序言。这本书是一九〇三年在路易斯维尔市出版的，已经有六十六年之久了。

69. 为什么我要占用 安理会 的时间来讲这一切呢？就是因为“我的犹太民族”这几个字，也由于“犹太教”这个字的滥用。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从他论耶和華教的那一章中念几段简短的摘录。我相信，我在一次插话中提到，耶和華这个词，来自摩西的妻子所信奉的，也就是米甸人所信奉的上帝的名字；这是古代以色列的上帝。这个伟大学者在这里把犹太教的起源以及它怎样会有不同的含义都告诉我们了。事实上，第一个使用“犹太教”这个字的是一位生活在基督后七十年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然后它就长时期地为人们所遗忘，到中世纪，特别是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时才有现在这个用法。这就是那位博学的犹太教师讲的话：

“自从以色列人停止建立国家”——指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时间是在两千年以前——“和民族以来，在落到他们身上的无数灾难中，最致命的后果之一就是犹太教这个名字。在异教徒的头脑中，这个名字就把我们的宗教与犹太种族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给它打上了种族宗教的烙印，而我们的宗教就它最深远的来源来讲是普遍性的，就它的范围和趋向来讲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更坏的是，犹太人自己也弄得逐渐地把他们的宗教称之为犹太教，他们大多数都受了骗，而

相信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同犹太种族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相信这仅仅是犹太人的宗教，而不是别的种族或民族的人们的宗教。”

70. 犹太复国主义的哲学是，全世界所有犹太人构成同一种族，而且应当拥有同一国籍。如果是那样，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的话，一千七百万犹太人就要变成以色列人，而他们的集合处按照赫茨尔的梦想当然是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扩张，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然，我不相信有百分之一的美籍犹太人已经动身去以色列，因为他们是以他们的美国公民身分而自豪的。但是他们每天在这里的犹太人报纸上接受洗脑。有人告诉他们：“你的首要义务就是去以色列。”而那些穷的和富的美国犹太人是以身为美国人而自豪的。可是特科阿先生和他的政府还要在这里和西欧——也在苏联——继续工作下去，以说服这些犹太人并把他们称为以色列人。许多犹太人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凭原则和意识形态办事。他们并不拥护犹太教；他们拥护列宁主义。虽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告诉过我们，没有同一血统和同一种族这类东西，可是却有人告诉他们：“不，你们不是俄国人，你们首先和主要地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血统，同一个种族。”我们都是人类；我们之所以不同，是由于地理对人的影响；哪里长年累月阳光强烈，那里的人皮肤就有了颜色；可是我们同属一个物种——人类。

71. 每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他个人和他的良心之间的私事。有些人不信上帝；别的人却相信；其他一些人，象佛教徒信仰自我克制，儒教徒信仰礼教；多种宗教里有多种道德法典。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要求全世界每个犹太人都成为以色列人并且来到巴勒斯坦。牺牲谁呢？牺牲巴勒斯坦土生的人民。忘记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是巴勒斯坦土生的人。正如我屡次讲的，他们许多人可能原来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些人可能什么宗教也不信。可是，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就在那里生活。

72.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犹太复国主义者为自己建立一个国家的意图，不单单和巴勒斯坦有关。在这一点上，我希望特科阿先生回顾他的历史，虽然在—

九二〇年他可能还未出世；我不知道他现在年纪多大；他当时可能是个孩童。当俄罗斯继留里克王朝之后进行扩张时，哈萨尔人被驱散了，他们有些人甚至去西班牙，还有，正如我所提到的，先生，有些人去匈牙利；其余的就去波兰。要记住，这些哈萨尔人不是闪族出身。所谓“闪族”，我的意思不是指闪族的血统，因为没有闪族血统这样的东西。我指的是就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食品等来讲的闪族人。

73. 这就是构成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东西。文化是民族、生活习惯、语言、诗、文学和音乐的本质。附带地说，有些最伟大的德国音乐家，象门德尔松和迈尔贝亚刚好就是信奉犹太教的，他们的音乐同闪族的音乐毫无共同之处。闪族的音乐我一听就知道。当特科阿先生听到东方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音乐时，他现在一定能认出是闪族的音乐。门德尔松是按日尔曼传统进行创作的；迈尔贝亚也是这样；奥芬巴赫也是这样，他是用法国人惯用的音乐风格创作的；文学家海涅也是这样，还有一些信仰犹太教但属于欧洲人的哲学家也是这样。这些窃用犹太复国主义火炬的哈萨尔人，都是来自东欧和中欧的欧洲人。赫茨尔把那种思想注入他们的头脑中，因为在中世纪犹太人受到了迫害。在整个中东我们从来没有迫害过犹太人。我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兄弟们，有些大臣是犹太人，同样他们也有些大臣是基督徒。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它在宗教方面是最为宽容的帝国之一。

74. “我的民族为了收复他们的家园而战斗了二十个世纪”——那就是我意译的特科阿先生的话。我已屡次证明，他们不是闪族人，他们曾经信仰过一种闪族的宗教，正如现在一个苏格兰人或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信仰基督教，或者一个黑非洲的非洲人可能信仰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象犹太教一样，都是闪族的宗教。我认为有多个犹太教民族，有多个基督教民族，有多个穆斯林民族。刚好也有多个阿拉伯民族——多种国籍，各种各样的国籍。可是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多少有点儿相同的语言和相同的生活方式。

75. 我已开始提到一些事情，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在他们通过西方世界的压力，特别是一九一七

年来自联合王国的压力，而取得成功之前，就因为成功地使美国仓卒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多么想为他们自己缔造一个国家了。我看过关于这件事的文件，我不想用更多的引证来打扰安理会。但是请允许我说，他们尤其成功的是使美国仓卒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代价则由巴勒斯坦——离美国六千英里，离联合王国三千英里——的土生人民来支付。

76. 哪里有正义？哪里有公正的和平？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笑柄。公正的和平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最初是想在联邦的基础上在波兰缔造一个国家。碰巧那些哈萨尔人的遗民在波兰的生活中变得很活跃。你们许多人来自中欧。我不知道那时在波兰及其周围地区有多少百万个犹太人。不是别人，正是伍德罗·威尔逊先生派来了老亨利·摩根索先生；这位老摩根索先生刚好是信犹太教的，但在这个国家里又是最忠诚的美国人之一，是最忠诚的美国犹太人之一。他忠于美国，因为他极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里一再说的，我们——我们在美国的犹太人——必须忠于美国。因此，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就派出了老摩根索先生。附带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这是从摩根索先生在一九二二年由道布尔戴·佩奇公司出版的一本书中得知的。他是伍德罗·威尔逊先生派出的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伍德罗·威尔逊宣布了十四点和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后来就本联合国里由同事们和我本人精心拟订为一项权利。这突出体现在两项人权公约中。我引证摩根索先生的书里的话：

“我们发现在犹太人中有少数善于思考和有雄心的人，他们的最初动机是真诚的，但由于他们相信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正式承认犹太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这就使麻烦加剧了。”

他们不希望被人当作波兰人。他们曾多年居住在那里，而波兰人对他们也是宽宏大量的。他说，由于他们多数人把自己的利益同波兰人的利益视为一体，所以事情当然就是那样。他又说：

“他们曾利用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当有人质问时，他

他们就承认，这是用来抓住他们弟兄们的想象的一个名称。他们的弟兄在传统的嘱咐下每天要为返回圣地而祷告三次。

“……同时，他们希望以联邦形式加入波兰人的国家，这个联邦要有一个既讲伊第绪语又讲波兰语的联合议会：他们最喜欢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方式，是说他们希望有一个象瑞士那样的国家，在那里讲法语的、讲德语的和讲意大利语的各州融洽共事。”

我还可以引证其他段落来表明摩根索先生如何极力反对那个计划，并表明他作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如何向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报告，说那是他所听到过的最疯狂的计划之一。

77. 当时他们在波兰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波兰是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要同多种势力作斗争。我不准备把卷进这个局势并且阻碍这一计划实现的一切政治因素都加以陈述。那么，他们往哪里去呢？那些哈萨尔人在波兰既没有成功，他们就想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就成了巴勒斯坦的一个国家。牺牲了谁？牺牲了阿拉伯人。

78. 但是让我们忘记他们是阿拉伯人吧。他们是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人。碰巧阿拉伯人以前曾经被人统治了四百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由欧洲的委任统治高级专员管了二十年。英国委任统治者开始把那些哈萨尔族出身的人引进巴勒斯坦。这不是一次犹太人的、闪族人的迁移。这是哈萨尔人、欧洲人、外国人往中东的迁移。

79. 如果你们在本安理会中判定——虽然你们不是学者，你们可以就那个问题向学者们，向犹太学者们请教——只能有一个犹太民族，那么，即使是这样，他们对巴勒斯坦也没有任何权利，因为犹太人只是偶而在二千年前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印第安人在哥伦布到来之前五百年左右就在此地。是不是美国要把整个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呢？为什么阿拉伯人应该把巴勒斯坦圣地还给某些和我们一样是闪族人而且已从当地消失或者已改信了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部族呢？圣保罗是什么人？耶稣身边的使徒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呢？忘记阿拉伯侵入巴勒斯坦的事吧。阿拉伯

人的到来和整个富饶的新月地带人民起来造拜占廷帝国的反，是由于那时候拜占廷帝国的暴虐，而不单是由于来自半岛的阿拉伯战士的强权。巴勒斯坦和富饶的新月地带的土生居民，有许多人可能是犹太教徒，后来成了基督徒，然后又有许多人变成了穆斯林。特科阿先生，你讲“我们的民族”，“我的民族”，你在这里骗谁？有多个犹太民族——我向他们中的许多人致敬，因为尽管自犹太复国主义者制造一个犹太人的世界问题以来，他们受了种种侮辱，但他们还是忠于他们的出生国和收养国，包括美国，包括苏联，包括黎巴嫩，包括许多住有犹太人的阿拉伯的和非阿拉伯的其他国家。

80. 所有在巴勒斯坦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并不是想集合在巴勒斯坦的。这是一个利用犹太教这种高尚的宗教来达到剥削中东的政治、经济目的的运动。他们甚至玩弄了他们自己的老百姓的感情。那些领导人是些顽固的俗界人士——近来是一个妇人。牺牲了谁？牺牲了巴勒斯坦的土生居民。神权政治：他们不提这个了。我记得在四十年代，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辩论中就有人在这里讲，神权政治是时代错误。现在我们的以色列同事们不提国家必须以宗教为基础，或者宗教必须以国家为基础了。这是靠征服的力量，是既成事实：犹太复国主义者硬说，我们来了，而且我们有一切的办法定居下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是来了。他们公然同四大国对抗，说道：“如果你们拿出什么合乎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听你们的。”他们公然同四大国对抗。

81. 于是，特科阿先生又说，以色列除自卫外，别无它法。巴勒斯坦土生的人怎么样呢？他提到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一个组织——法塔赫。还有别的解放组织啊！为什么他不设身处地替那些在该地安过家、那些祖先还葬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人想一想呢？为什么他不设身处地替那些客观说来正力图收复自己的家园的人想一想呢？他们不是在那里住了好几个世纪了吗？他们不必收复家园吗？不！法国人有权从德国人手里收复他们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家园。英国人有权歼灭任何侵犯他们的人。欧洲的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依靠地下斗争，也有这个权利，唯独巴勒斯坦人没有，他们低人一等。不，先生，他们认为，他们

也和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杀人和遭人杀害，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

82. 那么，以色列的政策是什么呢？以色列的政策就是，要强迫——至少他们自以为可以强迫——阿拉伯各国去压服那些巴勒斯坦人。我认为，阿拉伯各国既不想压服他们，也不敢压服他们，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那会使他们挨枪击。

83. 有一位勇敢的国王过几天就要到这里来。我认得他的祖父。三十二年前，我经常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旅馆和他——阿卜杜拉国王会晤，那时候在这个旅馆里曾经就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举行过一些会议。阿卜杜拉国王是被巴勒斯坦著名家族中一个家族的成员穆萨·侯赛尼打死的。侯赛尼和那位穆夫提是亲戚，而那位穆夫提是特科阿先生试图——试图干什么呢？我就用一个客气的词儿吧——试图加以污蔑的人。他要那位穆夫提上哪儿去避难呢？去巴黎吗？去维希吗？那些地方是不会要他去的。他是会受到追缉的。当然，他就上德国去了。但是，仿佛德国人会看重那位穆夫提，甚至会从策略上看重他，以致于会向他讨教如何对付犹太人。去看看罗森贝格是怎么说的吧——罗森贝格他也许是个犹太人，我不清楚！罗森贝格就是写纳粹主义题材的那个种族主义作家。他的写作全是有所计划的。我不知道罗森贝格是何许人；他可能是一个哈萨尔人，后来又变成个基督教徒。他是个种族主义者——而那位穆夫提则不是。那位穆夫提当时正致力于捍卫他的国家巴勒斯坦。他到德国避难，是因为盟国会囚禁他。一个人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去避难，这是没有什么过错的。

84. 当人们问丘吉尔先生：“怎么搞的，你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死敌”——不，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他本人就可以说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你这个共产主义的死敌，怎么去同斯大林结盟呢？”这时，丘吉尔怎么说呢？他说：“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我情愿同魔鬼结盟。”我相信，要不是支持了俄国——撇开魔鬼不谈——就不会有英国了。

85. 为什么特科阿先生不提这些事？他不时找岔子责骂那位穆夫提。那位穆夫提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从一九二五年起就认得他。有几次，当我规劝他搞一

个由三分之二是阿拉伯人和三分之一是犹太人组成的两民族共居的巴勒斯坦时，他对我说：“我的兄弟，你说话离题。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建立一个国家。你不要白费唇舌。”

86. 三十年代，在伦敦，我——不但有我，还有别人——常常同犹太复国主义者谈话，力图探讨有可能成立一个三分之一是犹太人、三分之二是阿拉伯人——那是一九三九年的种族构成情况——的双民族国家，当时他们不要听我的话。我们当时被称为阿拉伯人中的温和派。他们不要听温和派的话。

87. 不是别人，正是穆萨·侯赛尼，他曾经在欧洲同本·古里安先生会谈，想看看能不能搞出点名堂来——会谈的进展情况是通知我的——当时，本·古里安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喏，你可以说就象我的儿子一样大。我们起码得有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否则是决不会罢休的。”

88. 谁要是象我这样，从一九二〇年以来就知道这一切事实——而我们在这里谈的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陈词滥调——那我就告诉你，这个问题在安理会是不会得到解决的。即使四大国把它当一回事，我认为它们也不会彻底深入地解决问题——我对它们在座的代表和在各个首都的政府是深表敬意的——因为碰上了已觉醒的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人以为，不出二十年，难民中的老一辈就会死去，那时候他们的子孙就会同老家失去联系，就会消散在阿拉伯各国。我甚至在这次战争之前，即一九六六年，就对本安理会提出警告，你们或许记得——也可以查阅联合国的这个机构和其他机构的记录，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再也不仅是毗邻以色列的各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了。当然，有争端，有问题。但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已经象先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样觉醒了，他们不到收复家园是决不会住手的。

89. 我警告过本安理会，我也警告过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但是，三、四年前，当我确知巴勒斯坦人民决心为收复家园而死时，我才认识到，持续不断的动乱就要发生。

90. 如果有人决心要为收复家园而死,而你又来对他说:“不要紧;到别的地方去住吧”,那他就会杀死对他说这话的任何阿拉伯人——或为此推翻任何阿拉伯政府。阿拉伯各国政府是懂得这一点的。那么,以色列的政策打的是些什么主意呢?“让阿拉伯世界去混乱吧;我们要攻打约旦;我们要攻打埃及;我们要攻打每个窝藏那些恐怖分子的国家。”——他们称为恐怖分子的,我们称为自由战士。现在,他们已经改进了他们的用语,把这些人称为“突击队”或“敢死队”。也许他们正在试图同其中某些人进行接触;我但愿他们会这么做,而不要去同阿拉伯国家打交道。如果他们讲理,也许自由战士们会同以色列人交谈。他们是失去国家的人民。埃及和约旦失掉了部分的领土,但自由战士们失掉了自己的家园。

91. 为什么四大国光是在兜圈子,而不另想点建设性的东西,不设法派出他们的代表去访问巴勒斯坦的自由战士并了解他们的需要,或邀请他们到这里来并在安理会上露面呢?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们已经从非洲邀请了许多战斗的人民——罗得西亚人、南非人和其他人民——的代表到联合国的一些机构来。为什么四大国不邀请一些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的代表来参加会议——先参加秘密会议——然后让他们,而不是让我或我的约旦弟兄上这里来介绍巴勒斯坦的情况呢?当然,我的约旦弟兄有必要把这个争议带到安理会来,因为许多约旦人正在遭到杀害。但是,照我们现在的速度进行下去,这场战斗就没有个了局,因为从摩洛哥地区到伊朗边境,下至苏丹的心脏地带,整个阿拉伯民族都着火了。而你们却指望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对四大国说:“哦,我们要无视那些巴勒斯坦人,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也不敢这样做。

92. 哦,不是别人,正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这位总统,我应该说他不仅在掌握联合国的原则上,而且在运用这些原则于中东问题上,有着一位最杰出的国务卿;这位总统,虽然现在就健康来说样子不大好,但是还愿上帝给他延年益寿;这位艾森豪威尔先生在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曾经就中东局势对美国人民作了一次广播和电视演说。亲爱的巴法姆先生,那个演说由美国国务院以

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现在仿佛他就在这里讲话。我不准备念这个演说的全文——只引一段有关的摘录:

“以色列寻求更多的东西。它坚持要确实的保证,作为它撤退入侵部队的条件。”我现在引的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词,“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一个国家不顾联合国的反对,袭击和占领外国的领土,人们能容许这样的国家强行提出它自己的撤退条件吗?如果我们承认武装袭击可以正当地达成袭击者的目的,那么,我担心我们要把国际秩序拉向后退。实际上,我们就是默许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分歧并由此取得本国利益的手段。我自己看不出这种做法怎么能符合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基本信约是,用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不用武力破坏别国领土的完整。如果联合国一旦承认国际争端可以用武力来解决,那么我们就破坏联合国这个组织的根基,破坏我们建立世界秩序的至上希望。那对我们大家都是一场灾难。我感到,如果我借美国的影响去支持这么一种主张,即可以容许一个侵略别国的国家强行提出撤退条件,那么,我就够不上你们选我担任的这个最高级职务了。”

93. 让我们看看尼克松先生打算怎么办吧。亲爱的美国朋友,我希望你提醒他注意那篇演说。他当时是副总统,现在他担任那个最高的职务。

94. 可是,巴勒斯坦人民怎么样?美国要把他们置于危险境地而不顾吗?美国是曾经通过伍德罗·威尔逊所表明的原则,使许多处在殖民枷锁下的民族享有自决权,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的。美国要通过对以色列供应武器的办法,不自觉地帮助它做坏事吗?他们指望巴勒斯坦人民通过避难国政府或任何别的手段而被人压服吗?我不相信是这样,因为在美国还有一种良心,一种集体的良心;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试图压服为自决和收复被占家园而战的民族,它就要受到这种集体良心的责备。苏联自身曾经为革命而战斗,它会坐视一个象巴勒斯坦人民这样的民族被压服,而以不关痛痒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吗?只有法国,在它的著名领导人近来的声明中,终于认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而他从大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的国际报界那里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啊!

95. 连他的一位同胞卡森先生也是那样，此人与其说是一个伪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不如说首先地和主要地应该是一个法国人。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当我们许多人正在维护自决权的时候，我在夏乐宫就发现这个人；他在社会与人道主义文化委员会中同我们作对，同我们那些正在为自决权而战斗的人作对。此人同世界人权宣言有关系，而报界则替他大肆宣传，似乎是他和另外两、三个人实际上发明了人权。我但愿能纠正这种说法，而不点他的名；可是现在我点了他；我们在联合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人权成为法典，而不是发明人权。这些权利已经为世界各地的历代先知、改革家和导师们所阐明了。卡森先生至今还在利用他的职务，利用他的诺贝尔奖金，一再地在尼斯的报纸上，而今又在巴黎的报纸上发表言论，而他的言论，只有特科阿先生加以引述，用来支持他的关于巴勒斯坦人应被压服的议论，当然是通过辩证法的各种程式和诡辩。

96. 我希望人们原谅我，如果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激动，那是因为情绪是人性本身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我们的犹太弟兄，不怀仇怨；即使他们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这样，只要他们不伤害巴勒斯坦人民的话。骨子里我们都是兄弟，但现在是抛弃以陈词滥调作为在联合国致力解决问题的手段的时候了。有个国际法院，一九四七年我们曾把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问题向它提了出来，结果怎么样，我就不必说了，因为你们可以从记录中看出来。人们向我们保证，说联合国是为缔造和平与正义而建立起来的。一九一九年，巴勒斯坦人构成这个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而犹太人只占百分之六；当时却把这块地方交给了犹太人，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正义？你们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处理的是既成事实。我们就是不接受这种既成事实。如果我们阿拉伯政府接受这种既成事实，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会接受它。我的一个秘书有一天流着眼泪；他本是巴勒斯坦人，现在是沙特人，和我在一起已经有二十年了。我说：“怎么啦？”他说：“我接到我一位住在某个阿拉伯国家的姐妹的一封信。她发现了她的十四岁儿子涂写的一张纸条，他说：‘我已跟朋友们离开这里去和自由战士们一起收复我们的家园了’。”他只有十四岁呐！他的母亲是不愿意他去的，但是，热爱祖国的

热情却驱使他和别的人去了。这些战士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旧制度的遗老吗？不，他们大都是十四岁到三十岁的人，为数有几十万，而且还会增加。

97. 你们要我们这些阿拉伯政府怎么对付他们呢？压服他们吗？特科阿先生要我们干些什么呢？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色列作出让步，如果它的老百姓要想在中东长期地生活下去的话。我这里讲的不是短期或中期——必须认识，我们正生活在二十世纪，不可能强使一个觉醒了的民族丧失它自己的家园，但是却可以寻求一个办法，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会归于灭绝，因为我怕他们可能会落到这个地步——也许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或者为此而被同化，要是那样，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本体。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活到将来，那他们就有责任承认，靠凶帮恐怖分子、伊尔贡·兹瓦那·留米恐怖分子和哈加那恐怖分子所干的这种暴行来迫使巴勒斯坦土生居民离开自己的家园，从而建立起一个国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98. 特科阿先生谈到恐怖分子。他的领袖们有一种干错误事业的变态心理，或者说得更恰当一些，有过一种在错误地点干他们的事业的变态心理，因为这块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现在，巴勒斯坦人则有着一一种要收复那块家园的变态心理。如果未曾有过什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未曾有过什么以色列国，而是一个国家内和平地居住着两个社团，谁也不统治谁，那么，只要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他们是和平共居的——如果他们明智的话，双方还会升起巴勒斯坦的旗帜来。附带地说，“巴勒斯坦”这个名称，是从腓力斯丁人那儿来的，而腓力斯丁人又是从克里特岛来的。克里特人在圣经大卫王时代住在加沙。

99. 那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不然的话，不管今后我在不在这里，我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说，也许由于某种错误的估计，现在存在于四大国之间的这种共处状态，可能变成一个恼人的时期；那时候，一个错误的估计，加上现在四大国手里掌握的穷凶极恶的武器，就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招来人类的末日。

100.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0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想请安理会注意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可以进一步帮助说明艾因哈扎尔的恐怖分子基地的性质。大家已经从权威方面得知,在以色列昨天的行动中,至少有十五个恐怖组织分子受了伤,其中有些人已经被送进萨勒特城医院。在这些入当中,有两个是恐怖组织的指挥官。有一个名叫优素福·阿里·马哈穆德·阿布·贾玛尔的人,他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是他的部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死海地区同一个以色列巡逻队遭遇时被后者俘获的。他对讯问者说了下面的话: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他在艾因哈扎尔一所被法拉大使今天称之为“咖啡馆”或“休息所”的那种房子里呆了几个小时。不过,当时在那个“休息所”里的,不单是他一个人,还有三十个穿着恐怖组织制服并配备步枪的其他破坏分子。阿布·贾玛尔还详细地描述了艾因哈扎尔地区的法塔赫基地的情况。

102. 不管个别政府的政策偶尔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都影响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有效性。我确信这是大家——包括苏联所接受的一个信条。关于侵略的各种各样定义,不管是载入国际文件的,或是写在公认的国际法权威的著作里的,都确认,对反对别国的恐怖行为的支持,就是侵略。一九三七年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是这样,我们从奥本海的书里第一卷第292到294页上看到的定义也是这样,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苏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以及今年二月底苏联向侵略定义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最新的侵略定义,还是这样。

103. 这个概念适用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形成的局势,这是从来都不成问题的。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第三五四次会议上,安理会主席以苏联代表的身分发言,他说:

“……各方均应对其领土上或其管辖下的个人或集团的行动负责,以确保这些行动不违反停火或导致一种会重新恢复军事活动的局面。”〔第45页〕

近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安全理事会就以色列对来自黎巴嫩的恐怖战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辩论时,苏联代表还宣称:

“……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在本国领土上组成,并在其后开进别国领土去攻击别国的武装帮伙给予援助,那么,从国际法的观点说来,必须把这种行动视为侵略行动。”〔第一四六二次会议,第51段。〕

然后,他继续说道:

“但是以色列方面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足以证明黎巴嫩政府对雅典飞机场上袭击以色列飞机一事负有责任。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则根本否认参与这一行动。”

104. 我们认为,公开支持和帮助各种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并保持这些组织在约旦领土上的训练基地、募兵机关和其他设施,这些都属于苏联代表所提出的援助武装帮伙进入别国的侵略定义。约旦不能免除继续侵略以色列的责任。如果不顾约旦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就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而且现在还在公开地通过恐怖活动进行战争这个事实,那就必须把法律原则完全颠倒过来。所以,苏联竟拒绝把它自己提出的侵略概念应用于中东局势,这是令人遗憾的。苏联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舆论,违反联合国法理,对阿拉伯针对以色列而进行的恐怖战一概予以认可,这使人感到遗憾,但或许不会使人感到意外。苏联代表今天已经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他似是而非地试图使恐怖战合法化,这就是公开鼓励阿拉伯国家通过发动和支持恐怖活动,继续违犯停火并进一步破坏和平的前景。正当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还在进行的时候,象我们今天从苏联代表那里听到的这一类说法,可以解释为是公开叫人们为暗杀而暗杀。

105. 正如我荣幸地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所提到的,欧洲一些反纳粹的抵抗战士团体,一九六八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勒内·卡森,以及全球报纸和其他国家,都谴责了阿拉伯的恐怖战,说它同纳粹杀害犹太人一样。但不幸的是,苏联政府竟支持了这种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自由和生命的卑鄙运动。

106. 众所周知,阿拉伯恐怖战所宣布的目标,就是毁灭以色列。这一切,有助于揭露苏联在阿拉伯继续与以色列交战一事中以及在阿拉伯国家坚决拒绝

同以色列政府一道寻求中东的正义与持久和平一事中所扮演的一贯可怕角色。

107. 如果苏联有意看到一九四八年以来阿拉伯对以色列发动的战争的结束，如果它赞成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所呼吁的促进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那它就不会站出来支持那些目前正在危及这个目标的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了。

108. 当人们这些天来听到，而且今天又再次从苏联代表那里听到，说苏联切望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探索中发挥作用时，回顾所有那些事实是适当的。现在，只要苏联不修改它盲目支持阿拉伯侵略以色列和支持阿拉伯对以色列平民进行恐怖战的政策，那么苏联的作用就只能是破坏性的和有害的。

109.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110. 法拉先生(约旦)：特科阿先生对今天上午约旦代表关于昨天以色列喷气战斗机轰炸地点的陈述加以诘难，我想向安理会作出如下的说明。我今天上午所说的，已经为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所确证和强调，他在今天这份报纸上说：“以色列喷气飞机的袭击，杀害了好几个阿拉伯出租汽车的司机和乘客，这些人当时正在萨勒特城附近这个传统的、景色如画的路旁休息处歇息。”

111. 还有，我今天上午引证了沙利文先生的话，他是又一个见证人。他到现场作实地调查并访问了一些人，然后在今天上午九点钟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纽约人作了报道。今天上午我已引述了他的话，不过我还是想强调他所说的一件事：“在以色列所袭击的这个地区内，未有突击队的踪迹。”在那个地区内，不但没有突击队，连突击队的踪迹都没有。

112. 特科阿先生可以试行歪曲事实，但事实是顽强的。他无法歪曲真相。事实俱在，证人俱在。

113. 昨天，我们邀请红十字会去访问和调查这个地区，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事，看看以色列对平民进行残暴袭击的结果。还有，我们不仅邀请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使节，还邀请了在约旦设有使馆的各理事国的使节到那里去看看和进行报道。我希望他们

会把真相报道出来，我也希望在座同事们会把他们驻约旦安曼的代表所发来的真相公布出来。这些都是事实，不容歪曲，任何欺诈和颠倒黑白的游说都是掩盖不了真相的。

114. 特科阿先生提到阿布·贾马尔被捕的事。我不知道阿布·贾马尔是何许人，但是我的确知道我向安理会披露的那些在占领区内被捕的学生关于他们如何被屈打成招的证词。他们为了免受以色列人的拷问、迫害和虐待，什么都供认。拷问是在座各位理事国代表所熟知的，而对那些不是由平民作出、而是由海军人员作出的关于其他问题的供词，我也不必提了，因为他们说当时他们正受着拷问。对阿布·贾马尔这个人的存在，我是有疑问的，以色列的虚构可以制造出许多个阿布·贾马尔来，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即使确有阿布·贾马尔其人，特科阿先生所谈的东西，也只是特科阿先生或他的当局所捏造的。它可能由阿布·贾马尔署名，但实际上是那同一个匪帮，即占领区内以色列恐怖匪帮的别个成员的作品。

11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只想提一点意见。

116. 以色列代表的第二次发言，使我更加相信——而且我敢说这一点也适用于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代表——他今天的发言和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旨在破坏人们为实现中东局势和平政治解决所作的努力。这一点从他的发言中是很明显看出来的。

117. 苏联代表团在它的发言中已经表明，以色列在人们诚心诚意地努力设法实现中东的政治解决时干下了侵略行为，这无论从政治的观点说来，从国际的观点说来，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观点说来，都只能解释为蓄意要破坏那些崇高的努力。不管以色列代表怎样大肆诡辩，他都掩饰不了这个事实。

118. 关于引证国际法和侵略定义草案问题，在国际法中，在任何一本国际法的教科书中，或者在最权威的国际法学家的论述中，哪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公式，说是被敌人占了领土的居民，毫无权利憎恨那个入侵者。从来都没有、而且我想今后也决不会有这样一条国际法原则。只有以色列，它正在力图提出这样

一条原则，即在以色列侵略者铁蹄下受苦受难的阿拉伯人民，应当乖乖地受人践踏。这样一条原则是绝对办不到的，任何国际法原则也不能为以色列军队在所占阿拉伯领土上对当地居民的侵略和恐怖行为辩解。以色列越快地走上同那些真诚致力于实现中东和平政治解决的人们合作的道路，以色列人民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人民就可以越快地过太平日子。

119. 那就是唯一的政治结论，也是以色列以前的领导人和新近上台的领导人早就应该得出的政治结论。但是，从这些新掌权的领导人的正式言论来判断，似乎他们决心要和以前的领导人一样推行鹰派的政策。他们越快地抛弃这样一种政策，对阿拉伯人民和那整个麻烦的、危险的地区的人民就越是有好处。

120.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2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苏联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当事情落到以色列头上的时候，普遍适用的法律，就以以色列来说是不适用的。他谈到以色列军队出现在今天由我们控制的某些领土上，但是，他现在却不谈以色列军队是怎样在阿拉伯国家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就对以色列持续进行的战争中到达那些领土的。这场战争，就以以色列来说是防御战，苏联的代表们在一九四八年就说它是阿拉伯侵略以色列的一场战争。我不明白，苏联对阿拉伯政府加于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战的辩解，是否同样地适用于它本国？是否同样地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国军队在德国的出现？是否同样地适用于德国所谓狼人运动？那些狼人，当年就是用今天阿拉伯恐怖分子对付以色列的同一办法来进行战斗和行动的。

122. 至于中东的和平问题，我想强调我指出过的一点，那就是，如果苏联有意希望结束一九四八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进行的战争，如果它实际上是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所呼吁的那样，赞成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那它就不会站出来支持那些目前正在危及该目标的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个因素就是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恐怖战；这场战争现在正在进行，它所宣布的目的，不是实现和平，而是毁灭以色列和灭绝它的人民。

123. 约旦代表在引用沙利文先生的一个报道时，略去了那个报道里的的确确存在的两个简单的词——“我听到”。沙利文先生是从约旦当局那里“听到”他所报道的事的——正是这个当局，它在恐怖组织自己宣布它们的基地受到袭击和它们的突击队遭到射击的同时，声称以色列在三月十五日对平民村庄采取了行动。沙利文先生就是从这些约旦当局那里“听到”的。我们听到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124.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125. 法拉先生（约旦）：如果特科阿先生既不想接受纽约时报上目击者的说法，又不想接受沙利文先生的无线电报道——我没有那篇报道的收报纸带，现在不容易弄到——那么，可不可以请本庄严机构看看以色列自己说的话，这样，就可以了解这一系列的歪曲真相的游说正在延续到什么程度了。以色列人在袭击这些平民中心区的前后，说了些什么呢？我又要引用今天，即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上以色列人的话了。他们说：

“今天，以色列的喷气飞机，在一次成为例行公事的军事行动中，飞越停火线，攻击了那些在这里被称为”——被谁称为？被以色列当局称为——“阿拉伯突击队在约旦的可疑基地。”

“可疑”。单是嫌疑就构成一场屠杀的正当理由吗？它就构成一次种族灭绝行动的正当理由吗？他们正在“怀疑”突击队的存在。假定连这种说法——不是纽约时报，也不是无线电报道，而是以色列人的说法——也要人接受的话，那么，派喷气飞机进行暗杀、杀人和破坏的事，是不是也够得上“怀疑”呢？

12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了澄清问题，我想简要地回答以色列代表的问题。他问，以色列的军队是怎样来到阿拉伯的领土上的。我的答案是清楚的：这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以色列侵略的结果。他们越快地离开阿拉伯领土，这个问题就会越快地得到解决。以色列越快地向全世界宣布它承认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并准备履行决议的所有条款，中东问题就会越快地以和平的政治方式得到解决。问题是清楚的。

127. 该是以色列代表 停止污蔑 苏联的时候了。苏联在二十世纪中期就提供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的最好榜样，因为在苏联，一百多个民族象朋友和兄弟一样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件事是我们感到自豪的。我们认为，象这样地把我们的国土变成一个百多个民族真正友爱的家庭，这是我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伟大成就和胜利之一。

128. 你还污蔑苏联，说我们赞成把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毁灭掉。这是污蔑，是恶意而卑鄙的污蔑。现在该是制止这种污蔑，特别是制止在这样一个讲台上进行污蔑的时候了，因为这种污蔑完全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捏造的。这就是他们求助于污蔑的原因。和平解决的途径是十分清楚的，苏联代表已经反复说过了。我们正和一切真心诚意希望不使用武力，不通过宣传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人，而希望迅速地用政治办法解决问题的人在一起，为达成这个目标而诚挚地进行努力。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把一项解决办法强加于人，而是怎样和平地解决这个十分危险而且正在形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温床的问题。全世界至今还没有从以色列那里听到明确的声明，表明它对安理会决议的态度，表明它同意履行这个决议，或表明它答应诚意地和认真地参与人们、尤其是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四大国目前正在就这个十分重要问题作出的种种努力。

129.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3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完全同意苏联代表的这个意见，即，在寻求和平的现阶段，污蔑和谩骂不会使我们在应该前进的建设性方向上有所进展。我并没有说过苏联支持把以色列毁掉的想法。我们从来不会想到，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一个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一个属于首先承认以色列独立之列的国家，会怀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指出的是，苏联代表今天又对阿拉伯的恐怖战表示无保留的支持，而这个阿拉伯的恐怖战正是在摧毁以色列和灭绝以色列人民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苏联对这个战争的支持是有害的和可怕的，对今天在建立中东正义与持久和平问题

上为达到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也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的贡献的。

13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很抱歉，我再一次发言。我想谈谈苏联的一个正式声明。主席先生，最近我才有幸把一封信送交给你，这封信转达了塔斯社的一项声明，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关于特拉维夫的政客们就‘大规模报复’所说的话，他们应该记住，各国人民反对侵略者和占领者的斗争，从国际法的观点来说，是正当的和合法的。以色列军队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呆得越久，阿拉伯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就会变得越加强烈和越加广泛。那些正一头栽进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同时又佯称准备谈判的目光短浅的政客们，应当记住这一点。”〔S/9073〕²

132. 这就是真理，这就是逻辑，这些就是国际法的通则。任何国际法通则都不会认为占领阿拉伯领土是正当的。

133. 在上述塔斯社的声明中，下面这一段谈到苏联的立场：

“苏联宣布，它坚决赞成按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在中东立即求得和平的政治解决。中东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最后都必须免于暴力和不再受侵略军的摆布，而有机会生活在公正和持久和平之中。”〔同上〕

这一点适用于中东一切国家的人民，既适用于以色列，也适用于阿拉伯各国。

134. **主席：**名单上没有别的发言人了。因此，我建议休会。由于同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磋商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我建议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召开下一次会议。

下午六时三十五分散会

²同上，第118页。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